

塵煙火內噴口

這是一個母親及一個時代
的血淚傳奇

上

在最動盪混亂的時代裡，母親就是生繫一命的大地。

即使大風大雨，地形險惡，

有了母親的愛，再苦的種子也能掙出綠臂！

沈寧 著



聯經文學

噴吶煙塵

上

冊

聯經文學

噴吶煙塵 上冊

2002年3月初版

定價：新臺幣300元

2002年5月初版第二刷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著者 沈寧
發行人 劉國瑞

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
臺北市忠孝東路四段555號
台北發行所地址：台北縣汐止市大同路一段367號

責任編輯 顏艾琳
校對 周湘羚
封面設計 黃聖文

電話：(02)26418661

台北新生門市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94號

電話：(02)23620308

台北基隆路門市地址：台北市基隆路一段180號

電話：(02)27627429

台中門市地址：台中市健行路321號B1

台中分公司電話：(04)22312023

高雄辦事處地址：高雄市成功一路363號B1

電話：(07)2412802

郵政劃撥帳戶第0100559-3號

郵撥電話：26418662

印刷者 世和印製企業有限公司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0130號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發行所更換。 ISBN 957-08-2381-X (上冊：平裝)

聯經網址 <http://www.udngroup.com.tw/linking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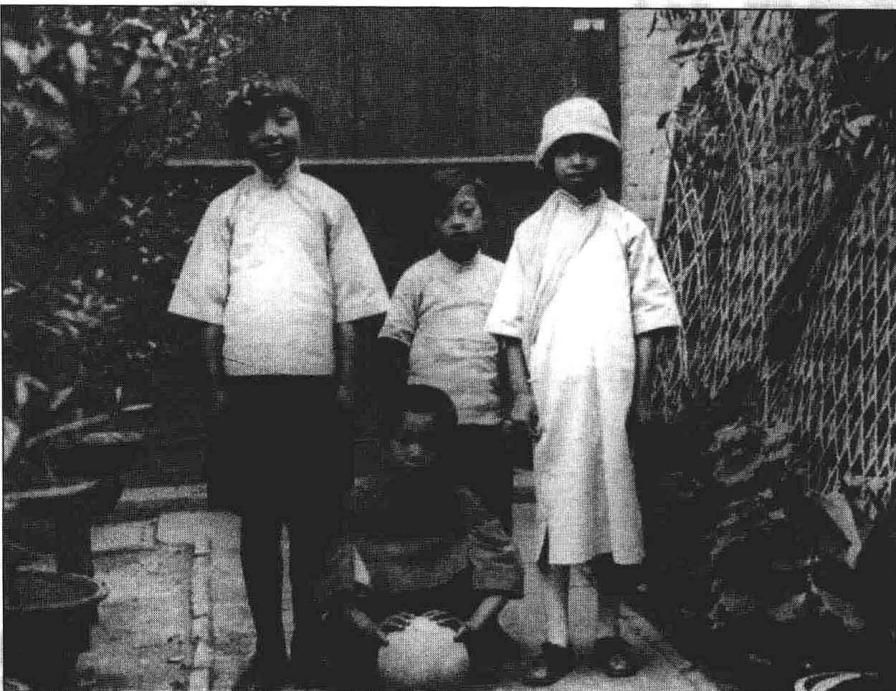
信箱 e-mail: linkingp@ms9.hinet.net



母親 10 歲時與外婆在北京。



1937 年母親 15 歲在北京西門外三貝子花園，大舅告訴作者，母親身穿的是當時中學生的服裝。



1931 年母親 9 歲(左一)，在北京學院胡同與鄰居何家小孩合影。



1934 年母親 12 歲，與外婆、大舅、三舅、四舅在北京合影。



1936 年母親 14 歲
在北京與大舅、三
舅、四舅合影。



外公、外婆、母親和大舅、三舅、四舅 1936 年合影於北京天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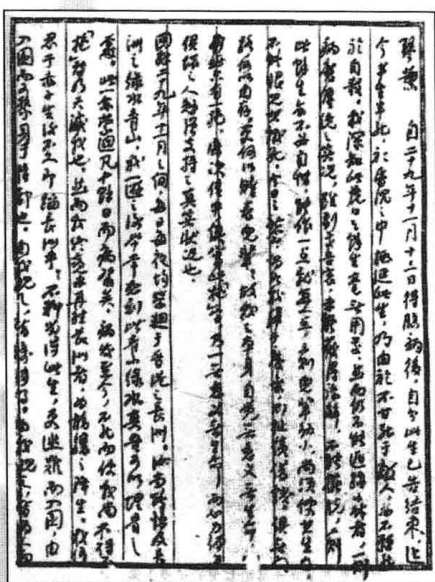


1937 年在北京故宮太和殿外，外公陶希聖和大舅、三舅留影。

(三舅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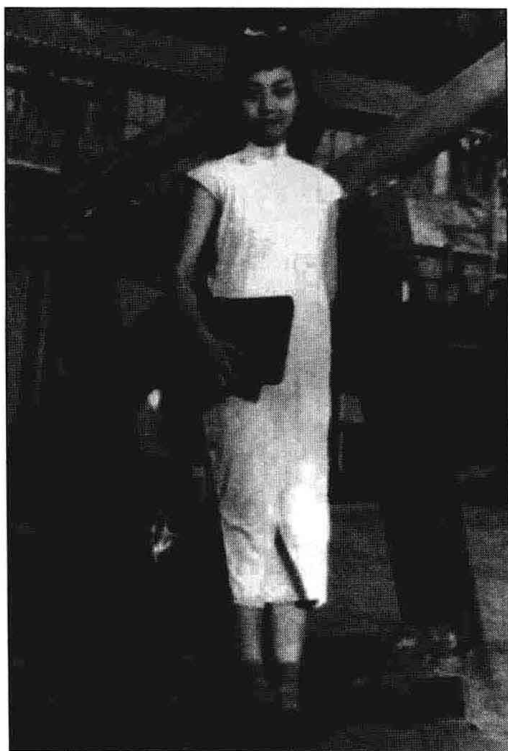
1940年1月30日、31日連續兩天，母親在香港《國民日報》發表長篇文章，詳述高陶事件經過。



1942年4月12日外公從香港逃難到重慶後，寫給正在昆明西南聯大讀書的母親的信稿。



1940年1月22日外公陶希聖在香港《大公報》公布日汪密約。



母親二十歲在重慶
中央大學。



1946年1月26日母親在上海結婚的婚紗照。



1947 年秋，上海；母親與外婆給剛剛出生的作者換尿布。



母親五十歲時。



1948 年，母親抱著一歲多的作者，隨外公逃到香港後拍的照片，再寄去給尚留在南京的父親。

序一

那一代的故事

吳文津

香港《明報月刊》一九九九年一月號和二月號連續登載了沈寧的兩篇文章：〈爲了不能忘卻的過去〉和〈無法癒合的心靈創傷〉。這兩篇都是回憶和紀念性的寫作，簡單地敘述了他父母（特別是他的母親）、弟妹和他自己，生活在中國共產統治下的一些悲哀的遭遇。這兩篇文章對我有很大的吸引力。因爲沈寧的父母——沈蘇儒、陶琴薰——是我在重慶中央大學外文系的同班同學；他的外公陶希聖先生是我所敬佩的長輩學者，也曾相識；沈寧本人我在文革後不久去西安時也曾見過。讀完這兩篇文章，我有很多感慨，久久不能釋然。蘇儒和他的家人在大陸的情形，我以前略有所聞，但並不知其詳。沈寧這兩篇文章才填補了很多空白，特別是琴薰在文革中，她去世前所受的苦難，也讓我深深地體會到沈寧和他的弟妹們對他們母親的無法替代的愛。

在這兩篇文章發表不久後，沈寧給我來信，說他已完成爲他母親寫的傳記上部。從他母親出生到一九四九年獨留上海這一段時間，大約有四五十萬字。下部打算從共產黨進入上海到一九七八年他母親受迫害而死爲止。他問我是否能抽空看看他的稿子。我答應了。

收到稿子後，我詳細地看了一遍。沒有想到，除了琴薰的身世資料外，還有很多關於陶希聖先生的敘述，這些都是很珍貴的歷史史料。我給沈寧提供了一些意見。後來又把這篇稿子介紹給台北《聯合報》副董事長劉昌平兄，蒙他們在《聯合報》副刊（題名「噴吶煙塵」）和美國《世界日報》（題名「陶盛樓記」）連載，現又蒙聯經出版公司發行人劉國瑞兄鼎力支持出書。琴薰坎坷多難的一生藉以公諸於世，非為頌其德，乃為其時代作一見證耳。

這本書所記載的事都是屬實。沈寧為了要強化他母親為人女、為人妻，和為人母的情懷，在事實上又加上些創作和想像，用了許多細節來描述補充。所以此書可以說是一本傳記小說。雖然如此，它仍有它的歷史價值。二十世紀上半期，中國經歷了不少的動亂和變遷，琴薰正在這個時期成長，她的經歷多多少少也反映出這個時期中國社會政治的背景。此其一。再者，琴薰和陶希聖先生的父女關係極為親密。書中關於這一點的敘述，引用了希聖先生給琴薰的手書，包括抗戰時期的。這些都是中國近代史上極珍貴的第一手史料，無法在旁的地方看到的。所以，我認為這本書不但是陶琴薰的傳記，也可以說是陶希聖先生的別傳；不但是陶琴薰一個人的經歷，也可以當作她的同輩人的經歷。

一九九八年，沈寧和他的弟妹（沈熙和沈燕）編輯了一本紀念琴薰逝世二十週年，用來贈送親友，題名為《懷念》的書。在書的「前言」裡有幾句話，我轉錄於下，或可以用

來描述沈寧這本書的旨趣：

我們謹以這本小書紀念媽媽，也紀念無數與媽媽同時代，受盡苦難的中國人。我們但願我們的後代不再經歷這種苦難，也不必再書寫如這本小書中所書寫的那種浸淚的文字。

二〇〇一年七月於加州門羅公園

序二

讀《陶盛樓記》追念先姊琴薰

陶恆生

一

一九八七年七月二十四日，九十高齡的父親由大哥泰來、大嫂晏章沅陪同，從台北飛抵舊金山。沈寧、沈熙帶著妻兒先一日來我家，等候一齊去機場迎接。在機場見到外公和大舅、舅媽推著行李車從海關門出來時，寧、熙兩人不自覺地跪在老人家跟前，涕淚滿面。目睹這個感人場面的中外接機人士自然地向兩旁後退，讓出一條通道容我們通過。

回到家中，風塵僕僕的父親看著年過四十，臉上已有不少皺紋的外孫寧寧，不禁想起一九四八年離開上海時，他尚不足兩歲之情景；而從未見面的外孫沈熙，得在此相見，一時悲喜交集，不能自己。外祖父怕勾起太多往事，連忙拿出在台北準備的小禮物分給各孫

及重孫們作爲見面禮，他一面分禮物一面說：「今天不談往事，今天不談往事。」沈燕當晚從亞歷桑納州趕來拜見外祖父，外公稱讚她的一口標準北京話說：「妳可以回台北當新聞廣播員。」

第二天晚上，我們在「天錦樓」爲父親及大哥大嫂洗塵，灣區親朋好友四十餘人赴宴，包括南開、台大老同學，工作伙伴，以及雲林禪寺的同修等。沈家三兄妹特別預先用毛筆寫了一副紅色的條幅送給外公，字曰：

春秋卅餘載 離合一親情

啼兒高七尺 天涯叩九旬

開懷摻淚酒 擲觴話古今

繞膝盈幾日 欣慰滿生平

三天後，姐夫沈蘇儒自北京趕來相聚，翁婿上海一別、不覺已近四十年，如今海隅再見，人事已非，恍若隔世。蘇儒帶來一幅伯父在武漢親筆寫的百壽屏，爲父親九十歲壽。

父親在我們家小住數日後，即由沈熙護送至華府探視六弟龍生、國雲一家，數日後，再往印第安那州看望孫兒女德興、若昭，然後飛往亞歷桑納州探視四弟晉生、家麟一家，和長孫女若蕙及孫婿方和同。八月十七日返回舊金山，二十一日由大哥、大嫂親陪飛回台北，結束為時二十八天的北美之旅。五弟范生那時正在千里達忙著探測油田，未及趕回團聚，但五弟妹戚瑞華及二子德智、德仁，均來拜見祖父。

父親走後，內子德順整理房間，在書桌上發現一疊稿紙，原來是父親這二十幾天信筆寫下的雜記，其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七月二十四日下午六時半，泰來夫婦扶持我搭華航班機自桃園機場起飛，越太平洋，計飛行十一時，降落舊金山機場，當地時間是七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時半。我在飛機上早餐，下飛機，家屬及親友相接，到達恆生家，七時晚餐，方才覺察這一天，省了半日光陰，又省了一頓午餐。

沈寧、沈熙，先來此候見。至晚餐頃，沈燕從杜桑趕到。沈燕自大陸出來，已七年矣。今日在此得見，悲喜交集，言與淚隨。直待二十五日下午，我為此三個外孫談話

兩小時。

沈寧、熙、燕三人是我們已故去的親姐姐琴薰的三個兒女，我是她的三弟。父親回台後即來一信說：「我到美國走了七處，看望家裡七房，四代聚談，自是海外陶家的盛事，九十壽慶的大舉。」

二

琴薰姐、泰來哥和我三姊弟，曾經患難與共，出生入死。我們之間有著堅如金石的手足之情。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變爆發，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展開全面抗日戰爭。父親那時是北京大學法學院政治系主任，同時在北平多間大學兼任教職。一九三八年十二月十九日，父親隨國民黨副總裁汪兆銘出走河內，後往香港居住，一九三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轉赴上海。十一月起，參與汪組織與日本和談代表談判達兩個月之久，終於洞悉日本妄圖誘降及